

編

英國對華政策之殘酷

廣東東洋文化研究所發行

英國對華政策之殘酷

目次

- 一、華人初無鴉片之嗜好
- 二、吸鴉片者處極刑
- 三、英國商人等於海賊
- 四、中國因鴉片而發生經濟破綻
- 五、印度總督之暴論
- 六、道光帝與林則徐之決意
- 七、美國承認清廷之禁令
- 八、林則徐竟墜英國之圈套
- 九、鴉片戰爭與講和條約
- 十、殘酷無道之鴉片貿易



3 1764 9959 2

MG
6253
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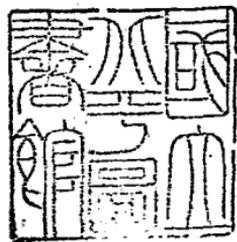
英國對華政策之殘酷

一、華人初無鴉片之嗜好

西歷紀元之際，希臘各地，盛用鴉片，作為麻醉之劑。其後幾經流傳，始入亞細亞。考其所以然者，實因亞拉比亞之伊蘭教徒，酒禁甚嚴，每以鴉片為代用品以求頃刻之陶醉。當伊蘭教勢力伸張於小亞細亞，鴉片亦隨之而傳來；唐代亞拉比亞與中國之貿易，一時極為頻繁，伊蘭教徒之入中國者，遂攜之以入唐土。

釀酒術之於中國，早已發達異常，華人本視酒為長生不老之秘藥。酒性比之強烈麻醉之南蠻毒藥，雖其力或稍有遜色，而酒之為用，已能獲充分之陶醉，復不至於殘賊生命。故當時鴉片之在中國，只不過用以供華南一帶瘡病之治療劑而已。

考之中國典籍，鴉片最初見之經傳者，乃在明朝李自珍之本草綱目，名之曰：



阿芙蓉，是卽亞拉比亞語Abyrum之譯音也。

Abyrum 與 Obin 想亦音變之訛，本同一物。在清朝俞正燮之「癸巳類稿」卷十四，亦常見其叙及鴉片者，「而清初固未常爲一般人士所酷嗜者也；時或偶用之以爲藥耳。觀乎是，亦可知華人本不喜鴉片，數千年來，固未嘗有以鴉片爲吸食品者也。」

華南及台灣等地，天氣卑濕，瘧症極爲猖獗。鴉片可爲瘧症之特效藥，其始或因治瘧而用，寢假而遂成習慣。美人摩爾斯曾謂：「台灣島民以煙草混鴉片吸之，所以用爲治瘧之特效藥者；其法傳之福建，此殆爲中國吸鴉片之起源也云」。又雍正七年，福建巡撫劉世明亦有言及以煙草混鴉片吸食之事，據謂：「鴉片原係藥劑（中略），爲治痢必需之品，並不能害人；惟加入煙草煎熬，始成鴉片烟」云。此亦可以証明中國吸洋烟之始，乃用之以治病，非用以爲嗜好品也。

一、吸鴉片者處極刑

鴉片既非華人所嗜，而今日竟演成鴉片亡國之慘狀者，實英人之所賜也。英以東印度公司爲大本營而侵入中國之市場，其足以易取中國之物產者，唯鴉片而已。以鴉片之毒品，換去中國有用之絲綢紙張香料等物，此種交易，殊非各得其所。華人不察，竟墮其術，因而沿習成風，大吹狂吸，民質日弱，民氣消沉。中國政府蹙然憂之，深惡痛絕，知非嚴令禁止，無以維民命而保國脈。清雍正七年（西曆一七二九年）乃頒禁例曰：

凡販鴉片煙，照收買違禁貨物例，枷號一月，發近邊充軍，如私開鴉片煙館引誘良家子弟者，照邪教惑衆律，擬絞監候，爲從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

據此，可知當時煙禁，雷厲風行，絕不稍假貸者也。

其後道光十一年（西曆一八三一年），重申前令，科罰更嚴，及十九年，則凡涉

及鴉片之罪犯，一律處以死刑，無得苟免者。自嚴刑峻法施行之後，吸煙之風，大爲矯正。觀乎西曆一七八二年駐札澳門督理對華貿易商務之英人費資曉氏(Francis)提出於東印度公司之報告書，可以窺見其一斑矣，該書中有言曰：

「清朝已嚴禁鴉片，凡遇鴉片即沒收焚毀，運鴉片之船舶亦一律充公，藏鴉片者處死刑，現只能賂通關員，畧作少量之私運而已」。

從英人文獻方面証之，亦可知嚴禁鴉片之令，並非一紙具文。在事實上，英國亦受相當之打擊，可無疑矣。同時於該書中，亦可見英人之奸狡，彼等竟至賂通關員以遂其鴉片走私之奸計，蓋亦失其紳士之本來面目矣。

三、英國商人等於海賊

鴉片之價，當時在加爾各答，每鴉片一箱，值銀五百露卑；而運至廣東，可賣五百洋元，以當時之匯水伸計之，即有二倍之值。而其歸也，載去中國種種有用之

物產。蓋足以換取中國物產之物，英國一無所有，英之所有者，鴉片而已。故英國乃以東印度公司爲根據，而巧爲賂通關吏。極力走私，雖清廷之禁令森嚴，而輸入之數量竟與年而俱進。茲將當時之統計列下，以資參考。

一七六七年(乾隆三十二年)	二〇〇箱	一〇萬洋元
一七九四年(乾隆五十九年)	一、五〇〇箱	一五〇萬洋元
一八一六年(嘉慶二十一年)	三、二一〇箱	三六六萬洋元
一八二〇年(嘉慶二十五年)	四、七七〇箱	四四一萬洋元
一八二五年(道光五年)	九、六二一箱	七六一萬洋元
一八三〇年(道光十年)	一八、七六〇箱	一、二九〇萬洋元
一八三二年(道光十二年)	二二、六七〇箱	一、五三四萬洋元
一八三六年(道光十六年)	二七、一一一箱	一、七九〇萬洋元
一八三七年(道光十七年)	三四、〇〇〇箱	二、〇〇〇萬洋元

鴉片走私之風愈盛，鴉片之流毒愈甚，而鴉片亡國之兆亦愈顯；清庭有鑒於此，禁煙之令亦愈嚴。一八二一年，有名學者阮元爲兩廣總督，曾命令一切外輪，皆須具結不得私運鴉片，始准貿易。此種結切，乃由與外人通商之華人所具，如有虛僞，處以刑形。更爲肅清走私起見，復派船艇監視，隨時檢查，嚴爲緝緝。英商雖狡，至此其技亦窮。於是乃變更計劃，準備快艇於洋船將抵廣東沿岸時，卽將鴉片移之快艇，運往福建浙江沿岸，轉輸內地。快艇之速度既大，且備有槍砲，苟爲監視船艇所發覺，易於逃脫，更可發砲拒捕，其行動實與海盜無異。在今日英人雖高唱人道主義，而當年私運鴉片，行同強盜，抑亦可恥矣。

四、中國因鴉片而發生經濟破綻

中國因英人輸入鴉片，日見增多，而中國經濟乃發生破綻。蓋鴉片未至中國之先，中國每年爲貿易出超之國；中國文化之發達，固因與外國貿易而有相當之進步

，惟中國之經濟，乃因貿易之反常而完全陷於窮境矣。據一八二七年（道光十七年）之貿易統計而觀之，其數字如左。

輸入總額 三、八二〇萬洋元（五成三爲鴉片）

輸出總額 三、六〇七萬洋元（茶六成，綢緞三成）

由此觀之，出入相差至二百萬洋元，是即現銀流出於外國。在當時之經濟界，二百萬現銀之流出，實爲重大問題。鴻臚寺正卿黃爵滋審此，大爲驚駭，於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年）上奏，歷陳鴉片之弊與現銀外流之害。道光帝對此，亦深以爲憂。當即詔飭各省總督將軍巡撫，嚴禁洋煙。湖南·湖北·廣西·廣東·江蘇·江西·安徽·福建·浙江各省，當即奉行上諭，嚴爲取締。清廷更命欽差大臣林則徐督粵，以便肅清鴉片之禍。查此次之雷厲風行，原緣黃爵滋之上奏，該奏摺痛論鴉片之毒與當時經濟之危機，其大概之內容，試摘述之如下：

(1) 近年因鴉片入口，洋銀外溢甚多，查廣東一地，自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年）

至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年）洋銀已流出一千七八百萬兩於外國；又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，復流出二千萬兩，道光十四年後四年之間，又流出三千萬兩。若加以廣東以外各港口計之，其數當更足以驚人。

（2）往日銀兩，本可找換銅錢一千文，現因洋銀外溢，遂至銀一兩而可換銅錢一千六百文有多。銅錢之賤，即百物之價錢騰貴，子民受困，難以言喻。

（3）欲救中國之貧，應防範洋銀之外溢，是即須禁止鴉片入口。

（4）欲一掃鴉片之弊，各地人民應互相聯保，各聯保團體中如有犯者，各人皆應負責告發，如不舉報，則團中各人皆應連坐而處罰之。至於密告之線人，則有重賞。

五、印度總督之暴論

英人造快船備武裝以私運鴉片，思用武力以對付中國之巡船，已屢行同盜賊。

英人之所以膽敢強暴至此者，亦自知鴉片爲毒物也。當時歐洲之學者暨宗教家，對英國此種行爲，已大加攻擊，輿論騷然。在當日遠東與歐洲之交通困難，通信機關固非如今日之便利者；而遠東之問題，竟影響及於歐洲之各界輿論，英人賣鴉片之不法與問題之嚴重，亦可想像而得之矣。但當時印度總督哈斯丁格司乃竟敢明目張膽，不恤人言而主張其狂勃之言論。

據謂：「鴉片雖非人生必需之品，甚至可以視爲極毒之物，故在印度境內，務限制其消費。但作爲貿易品而輸往外國，卽可以增加東印度公司之收入，故囂囂者之言，殊無關緊要者」云云。

哈斯丁格司之後任總督干錫利復謂：

「英國商人賣鴉片於中國，備受種種之非難攻擊，但華人除鴉片之外，他物非所樂購者；如英不賣鴉片，則英之對華貿易，必致陷於有入無出。如是則英之入越必愈鉅，英之銀幣將悉被中國吸收，在防範銀幣外溢起見，鴉片之貿易勢難廢

止。

其強辯奪理之詭辯，有如此之狂妄者，然則英國對華政策之根本用心，亦可於此而窺得之矣。

六、道光帝與林則徐之決意

道光帝既命差欽大臣林則徐督粵，於林則徐陞辭時，帝嘗慟哭流涕面諭之曰：「苟不能去此茶毒以救朕之赤子者，尙有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乎？」

林則徐感激涕零，誓願粉身碎骨以副上意。到粵卽入奏以示決心，其奏摺中有謂：

「若鴉片一日不禁絕，臣一日不回京，臣誓與此事相終始」。

道光帝深嘉之，諭之曰：

「卿之忠君愛國，皎然於域中化外矣」云。

今日觀覽史乘，未嘗不深歎當時清廷君臣之卓識與夫其決意之強固也。

林則徐督粵後，即草照會致英國，着其嗣後勿運鴉片來華（見林文忠公政書乙集卷四）；是照會本擬於奉到准奏後始行遞送者。吾人今日試一檢讀，未嘗不爲之慨歎者也。茲摘錄其一節於此以資參考。

「（畧）查該國距內地六七萬里，而夷船爭來貿易者，爲獲利之厚故耳，以中國之利利外夷，是夷人所獲之厚利皆從華民分去，豈有反以毒物害華民之理？即夷人未必有心爲害，而貪利之極，不顧害人，試問天良安在？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，是固明知鴉片之爲害也，既不使爲害於該國，則他國尙不可移害，況中國乎？（畧）今行文照會，明知天朝禁令之嚴定，必使之不敢再犯。（畧）該國夷商，欲圖長久貿易，必當懷遵憲典，將鴉片永斷來源。（畧）接到此文之後，即將杜絕鴉片緣由，速行移覆，切勿諉延！」

七、美國承認清廷之禁令

總督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（一八三九年）一月二十五日抵粵，即着手調查鴉片，隨草上文所述之奏摺，並通告在廣東之外國商人，其通告之要點，茲摘錄爲左。

（1）限於三日內將所有之鴉片全部交出與中國官廳。

（2）外商應具結與中國官廳，此後不再運鴉片入口。

（3）倘不遵從上二項之通告者，嚴重處罰之。

英商自接通告以後，故設種種口實，遷延時日。而終以林則徐之態度強硬，當時駐澳門英領事義律乃於三月廿四日來粵，諭令該國商人將所有鴉片全部交出。林則徐於接收英商鴉片之後，更於五月二十一日將停泊於省河英船加以搜索，得鴉片全部沒收之。前後合計二萬二百八十三箱，並於六月三日起焚燒，互二十餘日始告完畢。此外又拾獲由澳門運來之八箱，亦悉付之一炬。

又林則徐對於入粵之各國船舶，在口外洋海，即調查該船之吃水量；入粵後，復查驗之，以視前後之吃水量有無二致。此即所以驗其有無中途起卸。故英商之思以快船轉餞而私運往沿海各地者，亦竟因是而失敗。又對於鴉片之攜帶，不論中外人等，皆處以重罰。禁煙之雷厲風行。可謂徹底極矣。

外人對於廣東之禁例，美商則奉行惟謹。而英商則百般阻撓，並將經過情形報告其本國，且令凡在粵之英船全部離粵。

林則徐對此，恐英人或有誤會，乃諭之以中國之本意，乃在禁止鴉片入口，並非禁止通商；洋船而不載鴉片入口，通商仍可照常。惟在英國則除賣鴉片之外，對華貿易，已屬無望。故對粵省之禁例，以貪謀不遂，尤懷不平不滿之心。因而竊自窺伺時機，以期再舉。

八、林則徐竟墜英國之圈套

英人正待時機之至而思有所事，乃苦無藉口。時適香港之水兵醉酒行兇，毆斃華人林維喜。當時香港尚屬中國之領土，故林則徐以中國人民被害，乃嚴重交涉，請英國引渡犯人，惟義律竟倨傲而不之應。就常識而言之，外人在中國領土之內虐殺中國之人民，復拒而不肯交出兇手，世界寧有是理？而英國敢悍然出之，殊不以爲意，其蠻橫之態度，固屬可憤，而其故造圈套之心，亦已早定矣。林則徐見英國之敢於抗拒也，怒甚，乃限期追迫；如不從命，則不准供給飲水糧食以資抵制，態度堅決，以促英之覺悟。是本未足爲林則徐病者，英國對此，遂亦頗以爲窘。九月四日，義律在九龍登陸，冀購糧食，竟與沿岸警備之華軍衝突。乘機竊發之英國，竟遇千載一時之良機，時不可失，立露其侵畧之兇暴牙爪，擴大事端，以謀武力解決。

林則徐據報，尤憤，即令凡捕獲義律或英軍者，殺無赦；義律方面，亦集軍艦於珠江口外，準備作戰，雙方形勢，已極險惡。然此亦不過英國霸道之常套手段，

思以恫嚇而得遂其所求。故義律整備隊伍後，乃以揭有軍艦旗之砲船先行，再與林則徐作通商談判。

談判之無善果，固屬意料之事。蓋中國方面，只要禁絕鴉片，其他之通商，儘可自由，而英國則除販賣毒物之外，別無目的。談判決裂後，英國之所以激憤華人者更甚；其所以故意出此者，亦正盼談判不成以得遂其用武之技者也。換言之，卽英人故令談判決裂，而使林則徐禁止供給飲水及糧食於英船以備有所藉口，此實爲英人做就之圈套而用以誘林則徐者也。

義律於是卽利用此點以攻擊林則徐，謂其斷絕英人糧食爲人道所不許者。乃率英艦二艘向虎門進發以襲擊中國之防勇，當時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隊禦之虎門口，雙方砲火相見，不幸華軍敗績。此卽鴉片戰爭之最初交鋒；時在道光十九年（一八三九年）十一月三日。夫英國之所謂人道主義者，可以賣毒物於中國，可以毆斃華人，可以隱匿兇手。利之在己者，殊不以爲意，是真方便自己，自由無礙之人道主

義也！

九、鴉片戰爭與講和條約

吾人試一披閱世界歷史，常見有無數之戰爭，而戰爭之原因，亦有種種。然以毒物強人銷受之絕無半點理由而至掀起之戰爭，則誠爲絕無僅有；無論東西之歷史家，雖千方搜羅，亦無從發見此次可戰之因素。故鴉片之戰，非兩國之戰，直爲英國之侵畧也。英國之理由，乃以毒物運之中國而換去中國之銀，除此以外，英人亦無以自解。質而言之，掠奪政策也。世人不明英國之目的，而斤斤於尋求戰爭之原因者，蓋亦根本錯誤者也。

戰端已啓，清帝據報而憤英人之無理，決意備戰；並詔禁英國之通商，時爲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六日。當時清廷內部，本無一致之意見，有持重派與主戰派之分。初持重派頗得勢，故有免林則徐職而與英國再開談判之議，以冀打開僵局。惟未幾，

主戰派得勢，林則徐之地位因而鞏固，且更力主禁止英國通商，以嚴厲杜絕鴉片之運入。

在英國方面，則議會經討論之後，咸以爲中國不遜而力主開戰，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年），遂正式宣戰而實行武力侵略。

戰端已啓，英國艦隊遂直搗廣東，廈門，鎮海，寧波四地，更溯長江而堵上海，陷鎮江，迫南京：時一八四一年事也。清朝本虛有其表，武備不修，疆臣庸懦，狼狽不堪，舉國驚震，無以爲計，不得已，乃講和締約於南京，條約凡十三款。嗚呼！喪權辱國，開列強侵華之端者，卽此次鴉片之戰役也。

媾和條約之最重要者爲下列之三點：

(1) 中國賠款二千一百萬兩，於一八四五年償清。

(2) 開廣州，廈門，福州，寧波，上海五處爲通商口岸。

(3) 割香港島歸英國。

由以上各種事實以觀之，則此次之戰，在中國本起源於清廷之禁鴉片，故講和之際，清廷委員仍以禁煙之意提出之。但英國已看透中國之弱點，輕描淡寫而駁之曰：「除俟中國國民之醒覺外，無能爲力。」一若中國國民之渴望鴉片運入，而英國不得已始運來之者，強詞奪理，亦可慨矣。查鴉片之入口，在戰前既經嚴爲禁止，條約上亦無開禁之明文，如中國政府一日不開禁，則在法理上鴉片當然尙爲違禁品，實無疑義。

十、殘酷無道之鴉片貿易

英國真不愧爲侵畧者之能手，按諸史冊，世所罕覩。彼既得中國之二千一百萬兩賠款，更公然聲稱此乃賠償林則徐所沒收鴉片之代價。於是乘戰勝之餘威，恐嚇關員，公然運入鴉片。關員怯於事件之擴大，莫敢與抗，尤恐偶一不慎，惹起交涉，則中國須再負賠償之責；更恐英人之報復手段惡辣，遂敢怒而不敢言，惟有側

目而任鴉片源源輸入，如洪水之害民。

凡此種種關係之結果，在過去爲出超國之中國，乃刻卽而逆轉爲入超國，交付鴉片代價之白銀，外溢不已，因銀貴而物價隨之以變動，國民經濟愈陷於困窮。民衆之疲弊，既逐年加甚，國家之財政，自入不敷出，長此以往，不知伊於胡底。於是清廷於無可如何之中，迫得飲鴆止渴。乃於一八五八年訂立天津條約，准鴉片公開入口，徵回若干之稅款以救財政之困厄於一時。自是印度之煙土，乃浩浩蕩蕩而直入中華之腹地。

中國之經濟既日淪於危殆；復因毒物之流傳，國民之志氣，因鴉片之陶醉而消沈；疲弱之華人，遂成亡國之民族。百年以來，一任列強之擗取，一任列強之侵畧，絕不思振作以自救而救國。

幸也先覺之士，蒿目時艱，未嘗不以英國爲吾華不共戴天之仇也。國父孫中山先生於民族主義中豈不云乎？「造成香港的原因，非數十萬香港人歡迎英國人而成

的；是英國用武力割據得來的。因爲從前中國和英國打仗，中國打敗了，把香港人民和土地割歸到英國。（中畧）像英國這樣大的領土，沒有一處不是用霸道造成的」。

又中國拒毒會羅炎運博士於其所著之「中國鴉片問題」一書中有言曰：「英國乃侵畧中國之先驅者，彼故意構贊而先各國以攘奪中國之土地（香港）；英國乃中國衰亡之播毒者也。彼胆敢實行一種慘酷無道之鴉片貿易，而給中國人民以地獄之苦楚：英國實中國永遠之仇敵，世界人類之大敵也」。羅博士對英人之深惡痛絕，實慨乎言之矣。

列強在中國之掠奪榨取，無論在領土上或經濟上，其歷史固書不勝書，舉不遑舉。然而陷四萬萬五千萬人於今日之活地獄，使之備受痛苦艱難者，實英國鴉片政策有以致之也。吾人其可忘英人之賜乎？吾人不久將拜君之賜矣。

萬斯年先生



民國二十八年八月

廿八日第一版

100063

KBC
G
253